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一一四五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本册目次

晦庵

集(三)

宋朱熹撰……………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晦庵集卷五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晦庵集卷五十八

宋 朱子 撰

書 知舊門人問答

答張仁叔 毅

居敬行簡程子意與仲弓不同當以仲弓之言為正
不改其樂近覺集注克已復禮之目說得未盡已改作
博文約禮之序矣更思之所說不改其樂學者不能躡
進唯子貢之無諂可為此語有病可并思之

欽定四庫全書

晦庵集
卷五十八

孟之反一段所說支離非聖人本意

約之以禮禮字便作理字看不得正是持守有節文處

克已復禮
之禮亦然

醫書不仁之說所論得之但亦須實見此理不可只如

此說過也

用之則行則字之意恐不如此

富不可求此章之意但方言其不可求耳未遽及夫求
之而得禍也兩意雖畧相似而大不同可更審之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理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騰錄舉人臣馬衍宗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若如此說則道與物為二矣況其文義本不如此集註說得甚明可更詳之

霍光臨大節亦有大虧欠處

耐久行遠之說得之但不知如何見得仁以為己任之重仁是何物又如何其任也可更思之一易再易之說問之果然或恐中原地美其瘠土亦勝此間之膏腴也什一之法傳於今者大略如此其詳則不可得而知矣以孟子考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其輕重又

欽定四庫全書

晦庵集
卷五十八

不同而考之周禮則行助法處有公田而行貢法處無公田也孟子集注中似已言其大略可更詳之此等亦難卒曉須以周禮為本而參取孟子班固何休諸說訂之庶幾可見髣髴然恐終亦不能有定論也但不可不盡其異同耳

粟一石值錢三十文一歲而止用錢三百可見古來錢重然其賣買皆然則人亦不以為病也其他益不可考云

李悝百畝而收百五十石者粟也鼂錯百畝而收不過百石者似恐是米然則其多少固自有不同耳

所論律呂恐看得未子細須作一圖子分定十二律之位却於中間空處別用紙作一小輪子寫五聲之位當心用紙條穿定令可輪轉却依通典十二律之均逐一認定分別正聲子聲則自見得次序分明不可只如此空說也蓋正聲是全律之聲如黃鐘九寸是也子聲是半律之聲如黃鐘四寸半是也一均之內以宮聲為主其律當最長其商

欽定四庫全書

晦庵集
卷五十八

角徵羽之律若短即用正聲或有長者則只可折半用子聲此所謂一均五聲而分正聲子聲之法也十二律既自有正聲又皆有子聲以待十二均之用所謂黃鐘大呂太簇無子聲以其一均之內商角徵羽四聲皆短於本律故也若以中呂為宮則黃鐘為徵而當用子聲矣若以蕤賓為宮則大呂為徵而當用子聲矣若以林鐘為宮則太簇為徵而當用子聲矣此十二律所以皆有子聲也試更用此推之當自曉得不然即須面論乃

可通也

所論三月不違仁人之生也直先難後獲齊魯之變中庸之德博施濟衆默而識之德之不修志於道四教仁遠等章說皆得之然亦更宜詳味

答楊仲思

來喻仁說似亦未瑩如云仁以行之則心無不一此語甚有病又云無思無慮之時每加提省此亦非是所謂敬者只是要專一耳初不偏在靜處也又聞尊丈遠出欽定四庫全書

晦庵集
卷五十八

四

答楊仲思

所論仁字大意得之更宜子細就此玩味庶幾漸次簡潔分明仍就實處加功勿令間斷乃實為已物耳不然辨析雖精無益於得也

答楊仲思

前書所問數條皆大義也但字義同異之間分別未明

故難遽曉今但看橫渠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一段將此兩箇性字分別自生之謂性以下凡說性字者孰是天地之性孰是氣質之性則其理自明矣公仁之說亦是如此公則無情仁則有愛公字屬理仁字屬人克已復禮不容一毫之私豈非公乎親親仁民而無一物之不愛豈非仁乎以此推之意亦可見

答楊仲思

欽定四庫全書

晦庵集
卷五十八

五

所示疑義若據易文即艮其背即是止其所之義而伊川說作兩般恐非經之本指然其言止欲於無見乃非禮勿視勿聽之義於學者亦不為無用更思之

答謝成之

熹病老益衰今年尤甚亦理之常無足怪者况身外之悠悠又可復置胸中耶所恨聞道既晚而行之不力上無以悟主聽下無以變時習而使斯文蒙其黜闇是則不能無愧於古人耳所示二典說大槩近似目昏尚未

及細看此中今年絕無來學者只邵武一朋友見編書說未備近又遭喪俟具稍定當招來講究亦放詩傳作一書彼編所看後編得接續寄來尤幸恐當有所助耳但三山林少穎說亦多可取乃不見編入何耶李氏說為誰其論放勛字義與林說正相似又以欽哉為戒飭二女之詞則正與鄙意合也蓋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皆堯語其下云釐降二女于嬀汭嬀于虞乃是史記其下嫁二女於嬀水而為婦於虞氏於是堯戒以欽哉正如所謂必敬必戒者乃叙事之體也自孔傳便以女於時以下為史官所記故失其指耳諸詩亦佳但此等亦是枉費功夫不切自己底事若論為學治己治人有多少事至如天文地理禮樂制度軍旅刑法皆是著實有用之事業無非自己本分內事古人六藝之教所以游其心者正在於此其與玩意於空言以技工拙於篇牘之間者其損益相萬萬矣若但以詩言之則淵明所以為高正在其超然自得不要安排處東坡乃欲篇篇句

句依韻而和之雖其高才合湊得著似不費力然已失其自然之趣矣況今又出其後正使能困難而見奇亦豈所以言詩也哉東坡亦自曉此觀其所作黃子思詩序論李杜處便自可見但為才氣所使又頗要驚俗眼所以不免為此俗下之計耳

答黃道夫

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

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其性其形雖不外乎一身然其道器之間分際甚明不可亂也若劉康公所謂天地之中所謂命者理也非氣也所謂人受以生所謂動作威儀之則者性也非形也今不審此而以魂魄鬼神解之則是指氣為理而索性於形矣豈不誤哉所引禮運之言本亦自有分別其曰天地之德者理也其曰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者氣也今乃一之亦不審之誤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周子曰無極之真

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所謂真者理也所謂精者氣也所謂則者性也所謂物者形也上下千有餘年之間言者非一人記者非一筆而其說之同如合符契非能牽聯配合而強使之齊也此義理之原學者不可不察

答黃道夫

示喻性氣之說甚善但則者人之所以循乎天循字恐未安蓋則之一字方是人之所受乎天者至於所謂養之以福乃所謂循乎天耳西銘天地之塞似亦著擴充字未得但謂充滿乎天地之間莫非氣而吾所得以為形骸者皆此氣耳天地之帥則天地之心而理在其間也五行謂水火木金土耳各一其性則為仁義禮智信之理而五行各專其一人則兼備此性而無不善及其感動則中節者為善不中節者為不善也

答李子能

元宗

累承喻及為學之意甚善甚善但如此用力頭緒太多令人紛擾無進步處故程先生說涵養須是敬進學則

欽定四庫全書

晦庵集
卷五十八

八

在致知若只於此用力自然此心常存衆理自著日用應接各有條理矣近思錄前三四卷專說此事近修定大學解亦說得此次第分明近思必已有之大學今往一本可細考之依此節次做一兩年功夫自當見得門路立得根本也陳後之持守見識皆不易得不知今年曾得來城中否與之講貫當有深益劉叔文守得亦好但未知後來所見如何耳為學十分要自己著力然亦不可不資朋友之助要在審取之耳朱飛卿遠來見此

欽定四庫全書

晦庵集
卷五十八

九

相聚但亦苦多病未嘗不相與談及子能也

答陳廉夫

示喻縷縷足認雅意但為學功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一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玄妙之可言也論其至近至易則即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即今便當用力莫更遲疑且隨深淺用一日之力便有一日之效到有疑處方好尋人商量則其長進通達不

可量矣若即今全不下手必待他日遠求師友然後用力則目下蹉過却合做底親切功夫虛度了難得底少壯時節正使他日得聖賢而師之亦無積累憑藉之資可受鉗錘未能真有益也

答陳叔向葵

去歲南遊幸遂既見之願別後忽忽踰年欲致一書未暇而使至竟辱先施感愧不可言示喻學者不能身踐而驚於空言此誠今世莫大之患然亦不善讀書者之

欽定四庫全書

晦庵集
卷五十八

十一

咎耳夫書之設豈徒然哉大抵聖賢之教無一言一句不是入德門戶如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尤為深切直當佩服存省以終其身不但後學也但道體無盡人見易偏內外本末又不可不兼舉此亦所當知耳

答舒提幹

示喻兩條深荷發樂偶奉祠已得請姑為辟色辟言之計蕃固之禍恐亦正坐不能知難而退耳所刻二書竊意賢者於鄭注呂說之云猶有未深考者願少加詳焉

而撫其義理之不合者復以見教則幸甚幸甚

答顏子壽靖

昨辱枉顧并示長書具悉雅意但君子行身自有法義固不求於苟異亦不期於必同至於行道濟時用舍行藏又有非人力所能必致者聖賢之教歷歷可考如賢者之所論是乃謀利計功之意非熹之所敢聞也大率近世此說甚熾人心不正而習俗不美正坐此耳願更思之母為卒陷溺也

欽定四庫全書

晦庵集
卷五十八

十一

答邊汝實

所欲言者不過前夕然亦非謂全然不事其心但資次等級未應遽爾超躐須物格知至然後意可誠心可正耳

答李次張

承留意七篇之指想深有所契義利之際固當深明而力辨然伊洛發明未接物時主敬為善一段功夫更須精進乃佳不爾幾無所据以審夫義利之分也試以此

質之南軒當亦以為然耳

答方平叔 銓

伏承遠貽書劄禮意甚勤而所以教誨責望之者甚至
熹愚不肖懼不足以當也顧獨惟念自省事來聞師友
之訓讀聖人之書觀其教人不過講學修身以全其所
受於天者出為世用則隨其大小推吾之所有以及人
至於用與不用合與不合則直任之蓋未嘗以是必於
人亦未嘗以是變於已以此自信誓將終身由之而不

欽定四庫全書

晦庵集
卷五十八

十三

自知其力之果足以有至焉否也今讀來教其觀於當
世之變詳矣然認認然常有憂其不合而必於求合之
意其責君子也已詳其徇小人也已甚是雖憂世之心
甚深而古之聖賢非不憂世者其規模氣象似或不如
此也孟子曰人病舍其田而耘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
而所以自任也輕其論狂狷鄉原之得失以及君子反
經之意尤所謂深切而著明者孔子亦曰古之學者為
己今之學者為人有志之士深省乎此亦足以判然無

疑於舜蹠之間矣不審明者以為如何

答王欽之

承喻編次程書以類相從此亦用功之一端若求之於
此而驗之於日用思慮作為之間玩索操存無所偏廢
則窮理居敬之功交相為助而兩造其極矣玩物喪志
之戒乃為求多聞而不切己者發遺書又有不可外面
只務泛觀物理正如游騎無所歸之說亦為此耳至於
義理雖明而踐履不至者則亦多端或是知之未深或
是行之不力或是氣質之偏有難化處在彼誠為累德
然在我觀之但當內自警省不使加乎其身而不可以
此遽起輕視前輩之心且疑講學之無益也因下問之
及輒效其愚未知中否有未當者却望垂喻

答王欽之

所須問目竊謂不必如此但取一書從頭逐段子細理
會久之必自有疑有得若平時泛泛都不著實循序讀
書未說義理不精且是心緒支離無箇主宰處與義理

欽定四庫全書

晦庵集
卷五十八

十三

自不相親又無積累功夫參互考證驟然理會一件兩件若是小小題目則不足留心擇其大者又有躐等之弊終無浹洽之功非區區所以望於尊兄者故不敢承命浼聞但願頗采前說而以論語為先一日只看一二段莫問精粗難易但只從頭看將去讀而未曉則思思而未曉則讀反復玩味久之必自有得矣近年與朋友商量亦多以此告之然未見有看得徹尾者人情喜新厭常乃如此甚可歎論語二十篇尚不耐煩看得了況

欽定四庫全書

晦庵集
卷五十八

十四

所謂死而後已者又豈能辨如此長遠功夫耶

答王欽之

來書謂窮理不必泥古人言句固是也然亦豈可盡捨古人言句哉程夫子曰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道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求其當否皆窮理也夫講道明理別是非而察之於應接事物之際以克去己私求夫天理循循而進無迫切陵節之弊則亦何患夫與古人背馳也若欲盡捨去古人言句道理之

不明是非之不別泛然無所決擇雖欲惟出處語默之察譬之適越者不知東西南北之殊而僕僕然奔走於途其不止入燕則東入齊西入秦耳

答胡平一 元衡

白鹿聞極留念甚善甚善所謂時文之外別無可相啟發者語似過謙此亦在夫為之而已豈真有限隔而不容一窺其門戶哉所喻三代正朔之說舊嘗疑此而深究之卒至於不可稽考而益重其所疑因置不論今讀

欽定四庫全書

晦庵集
卷五十八

十五

來喻考究雖詳然反復再三亦未有以釋所疑也如云周家記年必首十一月而春秋乃書春正月又云未嘗改月號以冬為春假夏月而亂周典則未知春秋所謂春正月者其下所書之事為建子月之事耶建寅月之事耶若云建子月事則春正月者豈非改月號而以冬為春若云建寅月事則是用夏正月而亂周典矣安得云未嘗云云如是耶前人蓋已見此不通故為胡氏之學者為之說曰春正月者夫子意在行夏之時而以建

寅之月為歲首也其下所書之事即建子月之事無其位而不敢自專也如此則或可以不礙然春秋所書之月遂與月下之事常差兩月則恐聖人作經又不若是之紛更多事也凡此之類反復推說儘有可通亦儘有可難雖嘗遍問前輩亦未有決然堅定不可移之說竊謂讀書凡若此類與其求必通而陷於鑿且又虛費目力而無補於日用切已之功則似不若闕之之為愈也若夫所謂日用切已之功則聖賢言之詳矣其在大學

欽定四庫全書

晦庵集
卷五十八

七

論語中庸孟子者文義分明指意平實讀之曉然如見父兄說門內事無片言半詞之可疑者什八九也曷為不少置其心於此而必用意於彼之崎嶇哉因書附報偶及於此幸明者有以察之也

答楊志仁

璠

示喻不省所謂然不知賢者之所為學者欲得之於已耶欲見稱於人耶觀此用心灼見差誤請便就此推究來歷痛與掃除乃為格物之實耳不然此心外馳不著

自己徒然誦說恐無所益也

答楊志仁

兩書所喻存養工夫甚喜甚慰固知他人不能如此著實用功但此亦是關依本分事正不須把來作奇特想只合趣此心地明淨處大著胸懷將世間道理精粗表裏從頭至尾理會一番交他真箇通透無疑礙處方是向進若只守此些箇不敢放開每看義理亦只揀取玄妙高遠無形無象處方肯理會如此則遂成偏枯倒向一邊將為有體無用之學而與老佛無以異矣所論理氣先後等說正坐如此怕說有氣方具此理恐成氣先於理何故却都不看有此理後方有此氣既有此氣然後此理有安頓處大而天地細而螻蟻其生皆是如此又何慮天地之生無所付受耶要之理之一字不可以有無論未有天地之時便已如此了也張子說得費力惟是太極通書數章說得極分明熹解得又極分明可更子細看便自見得也浩然之氣若據孟子所言即合

欽定四庫全書

晦庵集
卷五十八

七

儘就粗處看不須如明道先生之說若欲理會明道先生說底則亦只合就日用間已身上回頭識取不須如

此說作費力也日月至焉若說顏子即誠不可如此說

今既明言回也其心三月不違其餘則但能如此則其

工夫疏密久近較然可見何為而復有此疑耶且曰非

本文之義則未知以本文之義為當如何耶至德之論

又更難言論語中只有兩處一為文王而發則是對武

王誓師而言一為泰伯而發則是對太王翦商而言若

欽定四庫全書

晦庵集
卷五十八

十一

論其志則文王固高於武王而泰伯所處又高於文王

若論其事則泰伯王季文王武王皆處聖人之不得已

而泰伯為獨全其心表裏無憾也不然則又何以有武

未盡善之嘆且以夷齊為得仁耶前此諸儒說到此處

皆為愛惜人情宛轉回護不敢窮究到底所以更不敢

大開口說令人胸次憤憤自欺自誑此病不小想賢者

尤當疑駭未敢以為然也然當更思之若信未及即且

放下向後時時提起畧一審玩便自見得也通老聞欲

見訪顓俟其來不及作書因見煩為致意然又恨志仁有書社之守不能偕來為不滿耳

答徐子融

所論浩氣甚善甚善大率子融志氣剛決故所見亦如此痛快直截無支離纏繞之弊更願益加詳審專就平實親切處推究體認久當有以自信不為高談虛見所移奪也見正叔說向得曾參多一唯之句深有契合此正是大病今只此一唯尚且理會不得如何欲更向他

欽定四庫全書

晦庵集
卷五十八

十一

頭上過去也

答徐子融

子融志趣操守非他人所及但苦從初心不向裏故雖稠人廣坐閉眉合眼而實有矜能異眾之心非不讀書講義而未嘗潛心默究剖析精微但據一時所見粗淺意思便立議論說來說去都無意味枉費筆舌如向來所論難抱卯事才卿便取僧言以為至當而不究彼之所事與吾不同之實固為疎畧而子融力攻其失乃不

於此著眼而支離蔓衍但言難不合抱卵而不知檢點其所抱之非卵凡皆類此全不子細只向外走自己分上了無所得故中間數為賢者言之所謂向外非謂子融不能閉眉合眼也想子融自恃有此便謂已能向裏而人不知故心不服而有北門之辨至於詞氣俱厲殊駭觀聽然味其言如所謂無鬼神無釋氏者皆無義理夫鬼神二字著於六經而釋氏之說見行於世學者當講究識其真妄若不識得縱使絕口不談豈能使之無

邪子融議論粗率不精大率類此若是果能向裏思量分別詳細豈至此耶今詳來書所謂觀書究義反身順理攻其惡毋攻人之惡者依舊是錯認話頭若只似日前做功夫即所究之義所順之理所攻之惡皆恐未真實也且講論是非正為自家欲明此理不是攻人之惡若理會得是於自家分上儘有得力處若看錯了即終日閉口不別是非剗地不是矣此蓋日前窮理未精便自主張得重又為不勝已者妄相尊獎致得自處太高

將義理都低看淺看了今若覺悟須且虚心退後審細辨認令自己胸中了然不惑庶幾有進步處耳

答徐子融

有性無性之說殊不可曉當時方叔於此本自不曾理會率然躡等揀難底問熹若照管得到則於此自合不答且只教他子細熟讀理賢明白平易切實之言就已分上依次第做功夫方有益於彼而我亦不為失言却不合隨其所問率然答之致渠一向如此狂妄此熹之

罪也駟不及舌雖悔莫追然既有此話頭又不容不結末今試更為諸君言之若猶未以為然則亦可以忘言矣伊川先生言性即理也此一句自古無人敢如此道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者也橫渠先生又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義亦甚密皆不易之至論也蓋天之生物其理固無差別但人物所稟形氣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不全之異耳若所謂仁則

是性中四德之首非在性外別為一物而與性並行也然惟人心至靈故能全此四德而發為四端物則氣偏駁而心昏蔽固有所不能全矣然其父子之相親君臣之相統間亦有僅存而不昧者然欲其克己復禮以為仁善善惡惡以為義則有所不能矣然不可謂無是性也若生物之無知覺者則又其形氣偏中之偏者故理之在是物者亦隨其形氣而自為一物之理雖若不復可論仁義禮智之彷彿然亦不可謂無是性也此理甚

欽定四庫全書

晦庵集
卷五十八

三

明無難曉者自是方叔暗昧膠固不足深責不謂子融亦不曉也至引釋氏識神之說則又無干涉蓋釋氏以虛空寂滅為宗故以識神為生死根本若吾儒之論則識神乃是心之妙用如何無得但以此言性則無交涉耳又謂枯槁之物只有氣質之性而無本然之性此語尤可笑若果如此則是物只有一性而人却有兩性矣此語非常醜差蓋由不知氣質之性只是此性墮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為一性正周子所謂各一其性

者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來耶況亦非獨周程張子之言為然如孔子言成之者性又言各正性命何嘗分別某物是有性底某物是無性底孟子言山之性水之性山水何嘗有知覺耶若於此看得通透即知天下無無性之物除是無物方無此性若有此物即如來喻木燒為灰人陰為土亦有此灰土之氣既有灰土之氣即有灰土之性安得謂枯槁無性也又如挾其性而遺之以下種種怪說尤為可笑今亦

欽定四庫全書

晦庵集
卷五十八

三

不暇細辯但請虛心靜慮詳味此說當自見得如看未透即且放下就平易明白切實處玩索涵養使心地虛明久之須自見得不須如此信口信意馳騁空言無益於已而徒取易言之罪也如不謂然則請子融方叔自立此論以為宗旨熹亦安能必二公之見從耶至於易之說又別是一事今於自己分上見成易曉底物尚且理會不得何暇及此當俟異日心虛氣平萬理融徹看得世間文字言語無不通達始可細細商量耳此等若

理會不得亦未妨事且闕所疑而徐思之不當便如此咆哮無禮也

答徐子融

熹今年一病幾至不可支吾午節後方能强起比前一年幾似爭十年氣血矣老境如此無足怪者亦有朋友十數人在此相聚絕少得穎悟懇切者前日病中猛省亦不可全責學者深自恐懼今幸稍蘇更當益加策勵庶幾不負所以來之意但恨相去差遠不得子融為欽定四庫全書

晦庵集
卷五十八

之表率使相觀而善耳前書所論方叔之說大槩已是但其末云性有昏明則又將性作知覺看矣試更思之如何

答宋深之

之源

熹往者入城幸一再見雖人事忽忽未得款語然已足以自慰矣別後不得奉問積有馳情茲辱惠書獲聞比日侍奉佳慶進學有日新之功尤以忻沃經史諸說足見玩理修辭之意可為後生讀書之法屬以病目方讀

得一二篇其詞氣深博而義理通暢甚可喜也異時益求勝已之友相與講明古人為己之學而力行之則其所進當有不止於此者矣三聖相授允執厥中與孟子所論子莫執中者文同而意異蓋精一於道心之微則無適而非中者其曰允執則非徒然而執之矣子莫之為執中則其為我不敢為楊朱之深兼愛不敢為墨翟之過而於二者之間執其一節以為中耳故由三聖以為中則其中活由子莫以為中則其中死中之活者不待權而無不中中之死者則非學乎聖人之學不能有以權之而常適於中也權者權衡之權言其可以稱物之輕重而游移前卻以適於平蓋所以節量仁義之輕重而時措之非如近世所謂將以濟乎仁義之窮者也至於孔孟言性之異則其說又長未易以片言質然略而論之則夫子雜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也雜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蓋以為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其所習之遠耳以理而言則上

欽定四庫全書

晦庵集
卷五十八

五

帝之降衷人心之秉彝初豈有二理哉但此理在人有難以指言者故孟子之告公都子但以其才與情者明之譬如欲觀水之必清而其源不可到則亦觀諸流之未遠者而源之必清可知矣此二義皆聖賢所罕言者而近世大儒如河南程先生橫渠張先生嘗發明之其說甚詳具在方冊者今倉司所印遺書即程氏說而張氏之書則蜀中自有版本不知亦嘗考之否熹自十四五時得兩家之書讀之至今四十餘年但覺其義之深指之遠而近世紛紛所謂文章議論者殆不足復過眼信乎孟氏以來一人而已然非用力之深者亦無以信其必然也舊嘗擇其言之近者別為一書名近思錄今往一通了翁責沈墨刻亦可見前輩師友源流併以奉寄幸細讀之有疑復見告也令弟叔季詩易之說亦甚詳明區區所望蓋不殊前之云也

答宋深之

且附去大學中庸本大小學序兩篇幸視至大學當在

欽定四庫全書

晦庵集
卷五十八

五

中庸之前熹向在浙東刻本見為一編恐勾倉尚在彼可就求之此三本者昆仲且分讀也近年學者多不讀書見昆仲篤志如此甚不易得所恨相聚之晚不得盡吐腹心前日臨歧不勝忉忉悵然講學貴於實見義理要在熟讀精思潛心玩味不可貪多務得搜獵敷衍便為究竟也二序待次畧為呈白恐有指摘處便中幸喻及也

答宋深之

欽定四庫全書

晦庵集
卷五十八

五

大學是聖門最初用功處格物又是大學最初用功處試考其說就日用間如此作功夫久之意思自別見得世間一切利欲好樂皆不足以動心便是小小見效處也荀揚言性得失忘記前語首尾云何然此等處若於自己分上見得分明則亦不待人言自然見得矣但恐讀書之時無為己之意只欲以資口耳作文字即意思浮淺看他義理不出也

答宋深之

示喻知止之說足見留意然所謂止乃萬物各有定理之謂要在格物窮理乃可知之知之不疑然後此心有定而可以應物非強過而力制之也格物功夫前書已再錄去然亦未盡旦夕當再寫一本去也前本千萬且勿示人看令有疑處乃有進處耳科舉事業初無高論賢者俯就蓋有餘力既知有命之說則日用之間內外本末不須作兩截看必先了此然後及彼也戴監廟久聞其名講學從容必有至論季隨允升相聚各有何說

欽定四庫全書

晦庵集
卷五十八

三

因來一一錄示庶知彼中進學次第也

答宋深之

示喻大學所疑已悉格物無傳為有闕文章句已詳言之卒章是推治國之道以平天下文意甚明亦已詳說不知何故尚以為疑豈讀之未熟耶更宜玩味不厭煩復則自分明矣格物致知是大學第一義修己治人之道無不從此而出終身要得受用豈是細事來喻乃欲不勞而俟其自格一何言之易耶近世學者氣輕質薄

不耐持久每以欲速之心懷微幸躡等之望又有科舉世俗之學以奪其志所以常若有所驅脅迫逐而不暇從容以及乎有成也

答宋深之

所喻大學以格物為先此得之矣但以致知為致其所以格物而謂格物為及人及物之事則似於文義殊未詳也向來寫去大學說其間固未盡善近已復多改更然其所載程先生說此二處文理極分明又并功夫節次一時俱盡不知何故看得如此草率竊意此病從平日科舉之學壞了心術致得如此適答子容書已極言之矣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程先生曰為己者欲得之於己也為人者欲見知於人也又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程先生曰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此是古今學者君子小人之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處切宜審之

答宋深之

示喻為學之意益以精專而兄弟相勉見於詩什深慰

欽定四庫全書

晦庵集
卷五十八

三